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面对生命,时常担心自问,下一秒,我将在哪里?

生命的下一秒

戴民

下一秒,倘若安然无恙,我会庆幸赢得了生命的一瞬;如果险遭不测,便无可奈何赢得自己的一生。

让我呆坐一旁,伴着聒耳的机器噪声而想入非非。

生命的下一秒,是世间一道无法破解的天问。即便无法破解,我也始终难舍好奇,苦苦探寻它的隐秘,因为,很想吮吸生命无常的真谛。

那晚,随师傅做夜班,在车床旁呆久了实在难熬,抬眼见过道一侧,有台滚床没动静,那师傅急于如厕,机器便凉在那里。

夜阑人静时,我总不厌其烦咀嚼16岁那个夜晚,可以说,它是我头一回遇到性命攸关的下一秒。

两米多高的滚床若一架硕大的竖琴,上端口垂着一把锋利的铣刀。我见过那师傅操作,工序并不复杂,用六角螺帽将锭子坯件紧紧拴固于滚床桌面,调整好切割数据,调铣刀抵近坯件,便可按动电钮,坯件随之旋转,而铣刀纹丝不动,削铁如泥,十来分钟便完成加工。

那回,学校组织学生学工,按如今的说法叫“社会实践”。这是我们这些青葱孩儿最开心的时光,一个月,不用窝在沉闷的教室里,不再眼巴巴瞪着窗外局促呆板的天空,童心若鸟儿可以自由飞翔。

我悄悄靠近那台滚床,眼观滚床桌面已清空,就从一旁坯件筐里拿起一个待加工的锭子,搁在桌面上,随手套上螺帽,用定型铁扳手拴牢锭子坯件。做这些我毫无杂念,只觉得不找些事干心里憋得慌。

在这家电动工具厂,我跟着一名女师傅学磨床加工。女师傅三十出头,齐耳短发,明目皓齿,文静而端庄。每次同我说话总离不开“注意安全”这类提示,除此之外不再多言,顾自埋头干活。她也不教我操作,只管为她搬运锭子坯件和乳胶机油,收工前帮忙擦拭机床,其余多半

这活儿其实盘几下扳手,把锭子坯件拴紧台面罢了。偏偏突发奇想,何不直接用扳手上螺帽,启动滚床,利用坯件自转而来得省事!我为自己的“聪

敏”而欣喜,也没多想,径直按动电钮。事如所愿,我攥紧扳手套住螺帽,机器转动而坯件随之渐渐紧固,内心好不得意,岂知危险步步逼近。

那一刻,两厢钳力似犬牙紧嵌四指骨肉,我疼得昏厥过去。混沌中仿佛听见远方飘来呼喊,睁开双眼,周遭已围着一拨师傅,正手忙脚乱拆开滚床立柱,将我挪移出来。

清冷。庆幸有女师傅心细回眸镇定相救,不然,下一秒将断送自己。

在工厂医务室,师傅陪着我包扎伤口。得知师傅那时忙于活计,恰好回眸撞见我的惨状,眼疾手快掐断电源,救了我一命。

正胡思乱想间,脚下踩到一个异物,一个趔趄,人仰面栽倒路上。蹲身打量,脚底竟匍匐一只脸盘大小的河鳖,大概它刚从河里爬上路面纳凉,不幸被我踩着。那河鳖在我脚下扭动乌黑身躯死劲挣脱,我迅疾掀翻了它,月色下露出明晃晃白肚,河鳖徒劳舞动四爪,引颈着地,试图抽身逃跑。若在平常,逮着这么一只大鳖,别说多开心,那年月,它是全家人桌上的一顿美餐。可是,心底油然而生不忍起来,那个生命同我一样,怎料想下一秒意外被人踩着而惊了凉爽美梦?仿佛又看见女师傅湿润的眼眶,听到自己内心那一刻无助的哀嚎,怎么也快活不起来。不用多想,放生。

那晚天气燥热,四野虫鸣蛙唱,一弯新月洒下缕缕清辉,伴我独自走回家。沿途沉浸于骇人的那一刻,内心蹒跚,身心异常

去那里雅坐,可她说西餐太贵,不是工薪阶层的去处而婉拒。

婚后,她忙于厂里工作,又要买烧,还读业余大专,忙得脚不沾地。我劝她悠着点,别当那没有油水的干部,但她学着苏联电影中的瓦西里口气说:“面包会有的,牛奶也会有的。”果不其然,她没出错,以后因工作出色,被调入公司。女儿出生了,住房显得逼仄,单位给她换一间煤卫独用有阳台的新公房,在她第四个本命年又让我们搬到60平米的两室半户。本世纪初,她下海经商,决定购买三室两厅带大露台的商品房,说是为我这位教书匠打造一个“世外桃源”。

对于我的爱好,她总是夫唱妇随,解囊相助而投入其中。如果她没有她,怎能坐在中式书房诵读诗书,发思古之幽情呢?在我70岁生日时,她不买名牌包包,而在友谊商店花上万元之多,购得我喜欢的竹林名士手卷,以示庆祝。

小时候,村子对面的山坳里有一座大寺院,占地75亩,名曰“沃洲山禅院”,始建于唐代,盛极时拥有七八十僧人。白居易为筹建者其侄所请托,写过“沃洲山禅院记”,称该地“夫有非常之境,然后有非常之人栖也”,并历数“晋宋以来,高士名人”,“或游焉,或止焉”,前后多达几十人。白氏雄文由著名诗人刘禹锡书写,刻于石碑,立禅院内。数年前,偶见残碑,如获至宝,立刻交由文物部门保管,至今犹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出于好奇,我去过禅院。当时已易名“真觉寺”,据查改于宋代。印象中寺院很大,

多见断壁残垣,幸存的院落中有三五个僧人在扫地除尘,才显得有些活气。

刻溪的源头就在我们村。水面不大,枯水时有四五十米宽,迂回在高山之间,上下落差很大,水流湍急。到了开阔的山边,水势又趋平缓,汇成深潭,蓝幽幽一片,给人一种神秘感。

刻溪的斜对面有一座山,是沃洲山,地势不高,由连绵的小山峰构成,虽然没有其他名山的峭拔和雄奇,却因遍野绿油油的矮树,以及错落有致的地貌,与清冽的刻溪交相辉映。据考证,唐朝有多达一百五十多个诗人到过沃洲山和剡溪,有五十多首诗写到那里的景物。刘长卿的“送上人”,可视为此类诗作的代表。诗人写道:“孤云将野鹤,岂向人间住,莫买沃洲山,时人已知处。”同样受到盛赞的是朱放的《剡山夜月》,白居易在“沃洲山禅院记”中刻意引用了此诗:“月在沃洲山上,人归剡县溪边,漠漠黄花复水,时时白鹭惊船。”诗歌对仗工整,意境独特,画面动静结合,声色俱备,写活了旅人夜归的情景,与张继“枫桥夜泊”中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运思,似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诗圣李白、杜甫也都忘情于这里的山水。李白诗曰:“何当风流到剡溪”,杜甫写道:“剡溪蕴秀异,欲罢不能忘。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政府利用这里山高水急的地势,筑坝发电,造福人民,兴建了水库,取名“沃洲湖”。原先的三百多住户,包括我家,易地搬迁。那片曾赖以生存的土地与秀美的风景,那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山水,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间。“沃洲湖”现见于沃洲山下,成了新的风景。

老上海都知道“淮国旧”,全称是“国营淮海旧货商店”。半个多世纪前,它曾是淮海路的一道亮丽风景,除了二手的三五牌闹钟、红木家具,还有很多舶来品。我爸就是“淮国旧”的忠实拥趸。用他的话说:倒不是一定要买啥,光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品,就感觉心满意足了。为此,总共也就买过几副镀银的英国刀叉和几把花纹很别致的调羹,但每次在家做罗宋汤、色拉时都会小心翼翼地拿出来,很有仪式感。

前几年,祥移民英伦,住在莎士比亚的故乡,而他偏偏又是个古董爱好者,遂将整幢别

墅塞满了淘来的宝贝,据说光古董台钟就有十几个!因着他的缘故,我也小试身手,入手了一套绝版的英国茶具。祥说它们的老主人是位很有气质的英国老太太,家里满橱满柜的都是餐具啊蕾丝啊胸针啊之类,只是因为年纪大了,才考虑给这些宝贝们重新安个家。于是,尽管居住在钢筋水泥逼仄的大都市高楼里,但每次用这套茶具喝咖啡的时候,我都会想象自己是在英伦的开阔乡间,在自家种满薰衣草的花园里,与一位面熟陌生的老太太在闲聊,她说英语,我说中文,但依旧神交流畅。

“闲鱼”,算是比较有名气的二手货网站了,但多年里确

乎并未留下我的足印,直到有一回突发奇想,以极低的价格,在那里买了一本西班牙作家玛利亚·杜埃尼亚斯写的《时间的针脚》。书有九成新,而且也没有涂划,很干净。后来知道,这本书被誉为西班牙的《飘》,是

很受推崇的,感觉自己简直就是捡到宝。我也把它推荐给同事们读书会,与书友分享。我猜想:整洁的书,女性的素材,那么它的前主人,则肯定亦是一位做事细致兼情感细腻的女性无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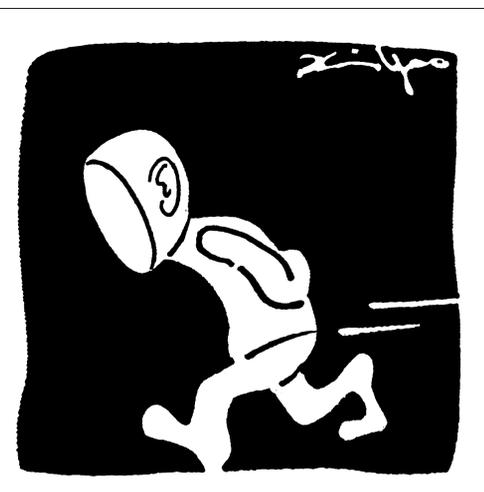
首次买二手书成功,决心再接再厉,又下单买了林青霞的《窗里窗外》。卖家好意,说三毛的那本《送你一匹马》已看完,逐一并快递给我了。可惜这本书多年前我已读过,但还是由衷地表达了感激之情。

前些日子迷上做各种卷饼,便考虑入手一只春饼机。看中的那款名牌货,买新的嫌太贵,转战“闲鱼”买了个二手的全新高货。跟卖家聊天,他说跟我住一个城市,哪天顺路带给我就行,省了快递费。我也很配合,约好了某时某地铁站交接,从朋友圈发的信息来看,卖家在公司做的是销售经理,家里有一双儿女,事业、工作都美

满得很。再仔细一看,好家伙,居然发现与我共同的朋友!于是距离一下子拉近,从买卖关系直接飞升于朋友关系,借用一句俗语——成就了一段佳话。

也有朋友不屑于买二手货,说又不是没钱,再说卫生状况自我感觉都不对。而我却偏偏上了瘾,每每总会浮想联翩,想象它的前世今生,想象它曾经被怎样的人又怎样地挚爱过,它是带着前主人体温的,故而亦能予我以温暖的感觉。而无论人与人、抑或人与物,能相逢,谁又能说不是缘分呢!

七夕会



郑辛遥 无知、无赖、无耻,是头号“三无”产品。

歪扭扭朝河边爬去,须臾消失在草丛里。

如今,生命已过立秋之年,不再多想生命的下一秒,心境已然崇尚向死而生的境界。从前,冥顽童心真是疏浅,以为生命常在,世间阳光永驻,竟全然没有下一秒死亡的体感,还以为人生的意义只有“生”的价值,为生而生,忌讳谈“死”,然而经历了几多惊悚的生命下一秒,就像依仗无数春日慈照,偶感萧瑟秋风之凛冽,才明白生命的甘苦悲欢,与其胆颤畏于生命的下一秒,莫如向死而生,珍惜当下的每一秒。

小时候,村子对面的山坳里有一座大寺院,占地75亩,名曰“沃洲山禅院”,始建于唐代,盛极时拥有七八十僧人。白居易为筹建者其侄所请托,写过“沃洲山禅院记”,称该地“夫有非常之境,然后有非常之人栖也”,并历数“晋宋以来,高士名人”,“或游焉,或止焉”,前后多达几十人。白氏雄文由著名诗人刘禹锡书写,刻于石碑,立禅院内。数年前,偶见残碑,如获至宝,立刻交由文物部门保管,至今犹在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出于好奇,我去过禅院。当时已易名“真觉寺”,据查改于宋代。印象中寺院很大,

多见断壁残垣,幸存的院落中有三五个僧人在扫地除尘,才显得有些活气。

刻溪的源头就在我们村。水面不大,枯水时有四五十米宽,迂回在高山之间,上下落差很大,水流湍急。到了开阔的山边,水势又趋平缓,汇成深潭,蓝幽幽一片,给人一种神秘感。

刻溪的斜对面有一座山,是沃洲山,地势不高,由连绵的小山峰构成,虽然没有其他名山的峭拔和雄奇,却因遍野绿油油的矮树,以及错落有致的地貌,与清冽的刻溪交相辉映。据考证,唐朝有多达一百五十多个诗人到过沃洲山和剡溪,有五十多首诗写到那里的景物。刘长卿的“送上人”,可视为此类诗作的代表。诗人写道:“孤云将野鹤,岂向人间住,莫买沃洲山,时人已知处。”同样受到盛赞的是朱放的《剡山夜月》,白居易在“沃洲山禅院记”中刻意引用了此诗:“月在沃洲山上,人归剡县溪边,漠漠黄花复水,时时白鹭惊船。”诗歌对仗工整,意境独特,画面动静结合,声色俱备,写活了旅人夜归的情景,与张继“枫桥夜泊”中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运思,似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诗圣李白、杜甫也都忘情于这里的山水。李白诗曰:“何当风流到剡溪”,杜甫写道:“剡溪蕴秀异,欲罢不能忘。”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政府利用这里山高水急的地势,筑坝发电,造福人民,兴建了水库,取名“沃洲湖”。原先的三百多住户,包括我家,易地搬迁。那片曾赖以生存的土地与秀美的风景,那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山水,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间。“沃洲湖”现见于沃洲山下,成了新的风景。

老上海都知道“淮国旧”,全称是“国营淮海旧货商店”。半个多世纪前,它曾是淮海路的一道亮丽风景,除了二手的三五牌闹钟、红木家具,还有很多舶来品。我爸就是“淮国旧”的忠实拥趸。用他的话说:倒不是一定要买啥,光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品,就感觉心满意足了。为此,总共也就买过几副镀银的英国刀叉和几把花纹很别致的调羹,但每次在家做罗宋汤、色拉时都会小心翼翼地拿出来,很有仪式感。

前几年,祥移民英伦,住在莎士比亚的故乡,而他偏偏又是个古董爱好者,遂将整幢别

墅塞满了淘来的宝贝,据说光古董台钟就有十几个!因着他的缘故,我也小试身手,入手了一套绝版的英国茶具。祥说它们的老主人是位很有气质的英国老太太,家里满橱满柜的都是餐具啊蕾丝啊胸针啊之类,只是因为年纪大了,才考虑给这些宝贝们重新安个家。于是,尽管居住在钢筋水泥逼仄的大都市高楼里,但每次用这套茶具喝咖啡的时候,我都会想象自己是在英伦的开阔乡间,在自家种满薰衣草的花园里,与一位面熟陌生的老太太在闲聊,她说英语,我说中文,但依旧神交流畅。

“闲鱼”,算是比较有名气的二手货网站了,但多年里确

乎并未留下我的足印,直到有一回突发奇想,以极低的价格,在那里买了一本西班牙作家玛利亚·杜埃尼亚斯写的《时间的针脚》。书有九成新,而且也没有涂划,很干净。后来知道,这本书被誉为西班牙的《飘》,是

很受推崇的,感觉自己简直就是捡到宝。我也把它推荐给同事们读书会,与书友分享。我猜想:整洁的书,女性的素材,那么它的前主人,则肯定亦是一位做事细致兼情感细腻的女性无疑了。

首次买二手书成功,决心再接再厉,又下单买了林青霞的《窗里窗外》。卖家好意,说三毛的那本《送你一匹马》已看完,逐一并快递给我了。可惜这本书多年前我已读过,但还是由衷地表达了感激之情。

前些日子迷上做各种卷饼,便考虑入手一只春饼机。看中的那款名牌货,买新的嫌太贵,转战“闲鱼”买了个二手的全新高货。跟卖家聊天,他说跟我住一个城市,哪天顺路带给我就行,省了快递费。我也很配合,约好了某时某地铁站交接,从朋友圈发的信息来看,卖家在公司做的是销售经理,家里有一双儿女,事业、工作都美

满得很。再仔细一看,好家伙,居然发现与我共同的朋友!于是距离一下子拉近,从买卖关系直接飞升于朋友关系,借用一句俗语——成就了一段佳话。

也有朋友不屑于买二手货,说又不是没钱,再说卫生状况自我感觉都不对。而我却偏偏上了瘾,每每总会浮想联翩,想象它的前世今生,想象它曾经被怎样的人又怎样地挚爱过,它是带着前主人体温的,故而亦能予我以温暖的感觉。而无论人与人、抑或人与物,能相逢,谁又能说不是缘分呢!



雅玩